

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 編

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



先秦部分
下册

中華書局



惠施、公孫龍

惠施（約公元前三七〇——前三一〇年），戰國時期著名的詭辯學者，曾作過魏國的宰相，提倡用「合縱」的外交政策，抵制秦國。又主張「去尊」的學說。關於他的事蹟，散見在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中。他的學說，保存在莊子天下篇中。就天下篇所保存的惠施十事來看，他是一個相對主義者，認為各種事物都是相對的，因而沒有本質上的差別。他是當時詭辯學說中「合同異」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惠施所提出的命題中，有些反映了客觀辯證法的因素，但是他却把事物的相對的一面片面地誇大，從而否定了事物本身的穩定性，抹殺了具體事物的特點。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其實際意義在於企圖抹殺新舊事物的矛盾對立。從惠施的十事中可以看出，詭辯學者還利用了當時某些科學知識的成果而加以歪曲，從而得出違反常識的詭辯說法。

公孫龍（約公元前三二〇——前二五〇年），是戰國時期另一個著名的詭辯學者，可能出身於沒落的貴族，曾做過趙國平原君的門客，他提倡「偃兵」（息兵），

反對兼併戰爭。

公孫龍的著作，現在流傳下來的有公孫龍子一書。西漢時期流傳的公孫龍子共有十四篇。唐代時原書還存在，分爲三卷。北宋時候散失了八篇，止存六篇爲一卷，流傳到現在。其中跡府篇，是後人撮錄的公孫龍生平言行，可作爲他的傳略看。這裏選了白馬論和堅白論。由於原書誤字、誤句很多，不能全部校正；凡是可能校正的文句，在附注中都作了說明。

公孫龍是當時詭辯學說中「離堅白」一派的代表人物。他研究了邏輯問題，特別是關於「個別」和「一般」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作爲他進行詭辯的依據。白馬論是公孫龍的一篇重要論文，是用對話的體裁寫成的。這篇論文的基本思想是認爲白馬不是馬，其中主要的論點是：「馬」的概念表示馬的形體，「白」的概念表示馬的顏色，表示形體的不等於表示顏色的，所以白馬不是馬；如果白馬是馬，那麼當人們要求白馬的時候，各種顏色的馬都可以來，但實際上應該來的只是白馬，而不是其它顏色的馬，所以白馬不是馬；馬如果有顏色，就不能叫作「馬」，因爲一般的「馬」是沒有顏色的，所以白馬不是馬。在這些論點中，認爲「馬」和「白馬」兩種概念不能等同起來，看到「一般」和「個別」是有區別的，這在古代邏輯史上

是一個貢獻。但他把這種區別加以誇大，割斷了二者的聯繫，從而認為一般和個別是對立的，一般不存在於個別之中，得出了白馬不是馬的詭辯學說，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思想。

堅白論也是公孫龍的一篇重要論文，認為堅度、白色和石頭是彼此分離存在着的，並沒有堅而又白的石頭。其中的主要論點是：眼只能看到石頭的白色，手只能感觸到石頭的硬度，因此，當看見白色的時候，硬度是不存在的，當感觸到硬度的時候，白色是不存在的，所以堅白性質並不共同存在於石頭之中；具有堅白性質的東西並不限於石頭。因此，堅白是脫離石頭獨立自存的，也是脫離一切物體獨立自存的，所以堅白和石頭是分離存在的。眼離開了光線看不見白色，光線本身又沒有視覺，所以眼和光線都不能認識事物的性質。同樣道理，精神思維也不能認識事物，人的認識作用的各要素是彼此分離的。天下的事物都是孤立自存的。這些說法都是形而上學地割裂了事物性質的相互聯繫，從而得出了堅白等屬性脫離具體物體獨立存在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結論。在這些說法中也含有主觀唯心主義（事物的性質依賴於感覺）的觀點，最後否認了認識的可能性。公孫龍的詭辯學說是為鞏固既成的舊秩序服務的。

在莊子天下篇中保存了惠施與其他辯者常講的二十一事。在這些詭辯命題中，大體可以分成「合同異」和「離堅白」兩派，其中否認運動的可能性以及認為物體可以無限分割的論點，都是研究古代哲學史的重要資料。

莊子 據郭慶藩莊子集釋

天下篇——惠施及其它詭辯學說

天下之治方術〔一〕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曰：無乎不在。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莊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

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六三之道闢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大三過，己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

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殽。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也」川「四」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五」雜天下之川，腴無胈，脰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六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戶，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服、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貢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眇〔七〕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謏無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

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窺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訖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辯，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爲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

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矯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犴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八〕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

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

今日適越而昔來。

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卵有毛。

鷄三足。

郢有天下。

犬可以爲羊。

馬有卵。

丁子〔九〕有尾。

火不熱。

山出口。

輪不蹶地。

目不見。

指不至，至不絕。

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

繫不圍柅。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狗非犬。

黃馬、驪牛，三。

白狗黑。

孤駒未嘗有母。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國、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抵（三）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三）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尙可，曰（四）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